

史记里的和田:玉石铺就的丝路遗章

□ 尼雅居士



司马迁画像

按:一粒玉,半卷史。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以寥寥数笔勾勒“于寘”之名时,或许未曾预见,这座昆仑山下的绿洲城邦,会成为丝绸之路上最坚韧的文化血脉。本文以《史记》为引,溯玉石之光,探踪黄沙掩埋的汉家旧事——张骞马蹄溅起的星火,佛窟壁画中凝固的梵音,河床深处与史书夹缝间流淌的玉魂,在此交织成一部跨越千年的西域史诗。和田,既是玉石铺就的朝贡之路,亦是文明碰撞的无声证词;她的故事,不在竹简之上,而在每一粒被风沙摩挲的玉髓中,低语着华夏边陲的沧桑与永恒。



文化和田

翻开泛黄的竹简,司马迁的墨迹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游走,忽而停驻于一个古老的名字——于寘。这两个字,像两枚温润的玉石,轻轻叩响了西域南道的风沙。两千年前,张骞凿空西域的步履,曾在此处投下一道微光,而于寘,正是今日和田最初的史书剪影。

一、汉使西行,初见南道明珠

“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于寘……”司马迁的笔锋极简,却让后世遐思如潮。彼时的于阗,是张骞副使马蹄下的一粒星辰,隐于昆仑山北麓的绿洲之间。史官未曾写下它的城垣高几丈、百姓着何衣,却将“玉石之路”的密码悄然埋藏——南道的驼铃声中,必有和田玉与丝绸相撞的清脆回响。或许那位汉使也曾捧起一块羊脂白玉,惊叹这“大地的凝脂”,而玉石商

贾的络腮胡上,已沾满中原与西域的尘霜。

二、昆仑雪水,滋养千年传奇

《史记》的留白,宛如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月光,寂静中藏着浩荡的叙事。司马迁之后,《汉书》补写了于寘的魂魄:“户三千三百,胜兵二千四百人”——数字背后,是一座绿洲城邦的倔强。昆仑雪水从玉龙喀什河奔涌而下,灌溉出阡陌纵横的良田,也冲刷出河床深处的璞玉。于阗人俯身拾玉的姿态,被风沙刻进壁画:他们以玉为贡,以玉为媒,将一方方温润的石头,铺成通往长安的朝觐之路。汉瓦当上的云纹,或许就掺着和田玉的碎屑;未央宫椒房殿的月光,也曾抚过南疆玉工的掌纹。



沙枣花

三、梵音东渡,佛国拈花一笑

司马迁不曾知晓,他笔下的“于寘”,将在数百年后成为佛光西来的驿站。鸠摩罗什的马队途经此地时,佛寺的飞檐正挑起西域的落日。克孜尔石窟的飞天衣袂,与于阗佛国的钟鼓共鸣;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追忆这里“伽蓝百所,僧徒五千”,残卷中的梵语贝叶经,至今仍带着和田沙枣花的香气。历史的吊诡在于:当张骞的副使匆匆掠过这片土地时,佛陀的莲花尚未在此绽放,但《史记》中那惊鸿一瞥的记载,却为后来的文化伏脉千里。

四、玉帛之路,终成山河血脉

清代学者徐松考据西域水道时,在和田河畔拾起一枚五铢钱——正面篆汉文,背面刻佉卢,恰似于阗的千年身世:一半浸着中原的礼乐,一半染着胡天的风露。从“于寘”到“和阗”,再至“和田”,名称的嬗变里,藏着中原王朝与西域羁縻的秘语。那些未被司马迁记录的细节,终被黄文弼的考古铲揭开:尼雅遗址的汉锦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篆字,恰是《史记》未写完的注脚。

今日的和田,依旧有玉龙河的月光在潺湲。市集的维吾尔族老人摩挲着一块墨玉,恍惚间与两千年前的先祖身影重叠。司马迁的竹简早已朽没,但昆仑山下的每一粒沙、每一块玉,都在续写着《史记》未尽的篇章——那里有文明的碰撞,有信仰的交织,更有玉石般坚韧的华夏边陲,在时光中愈显温润澄明。



昆仑山



和田玉



五铢钱



玉龙喀什河

注:

- 于寘: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最早记载为“于寘”,班固《汉书·西域传》则写作“于寘”。自《后汉书》起,“于阗”逐渐成为官方史书的标准写法。唐代《通典》《新唐书》沿用此称,并与西域其他地名(如疏勒、龟兹)形成对仗工整的汉式命名。
- “张骞凿空西域”:《史记·大宛列传》载:“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前138年、前119年),首次打通汉朝向西域的官方通道,史称“凿空”。其副使抵达于寘,标志着中原政权对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初步经略。
- “和田玉与禹贡”:《尚书·禹贡》载雍州“厥贡球琳、琅玕”,后世学者王国维考释“球琳”即昆仑玉(和田玉)。汉代以前,玉石之路已联通西域与中原,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数百件玉器,经鉴定多为和田玉料,印证了先秦时期玉石贸易的隐秘脉络。
- “佉卢文五铢钱”:20世纪和田出土的汉佉二体钱,正面为篆书“六铢

钱”,背面为佉卢文“于阗大王”铭文。这种货币流通于公元1-3世纪,是汉文化渗透与于阗地方政权并存的物证(参见夏鼐《和田马钱考》)。

-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1995年尼雅遗址出土的汉代织锦,文字出自《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此锦应是汉廷赐予精绝国的军事祥瑞之物,印证《汉书》所载西域城邦“乐汉衣服制度”的历史细节。
- “黄文弼的考古铲”: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黄文弼,在和田发现汉代玉门关戍卒简牍及于阗佛寺壁画残片。他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提出:“于阗文化如杂色玉,胡风汉韵交融无痕。”
- “玉龙河的月光”:晋代葛洪《抱朴子》云:“玉脂生于玉之腹,取以酿酒,饮之不死。”古人将和田玉神化,与昆仑神话体系相系。今玉龙喀什河每逢枯水季,仍有万人下河“捞玉”,此景可溯至《新五代史》所记“于阗人夜视月光盛处,必得美玉”。

境。“玉帛之路”“山河血脉”等概念强化了文明融合的主题。

- 史笔与文采的平衡

文风游走于学术考据与散文随笔之间,既有“户三千三百”的史书引证,也有“马蹄溅起星火”“风沙摩挲玉髓”的文学渲染。

四、总结

此文以玉为眼,穿行于竹简黄沙之间,在《史记》的留白处填补了一幅西域文明交融的壮阔画卷。其价值不仅在于梳理和田的历史脉络,更在于用文学激活了静态的史籍,让玉石承载的跨文明对话焕发当代意义。

小迪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4月21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宋海波)4月21日,第三届新疆文化艺术节落下帷幕。15天时间,80余场演出走进大众视野,3万余人走进剧场观演,400余人次线上观看直播,从剧场舞台到网络平台,文化艺术节相关内容全网浏览量超4.3亿次,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办节目标。

本届文化艺术节通过集中展示一系列剧目和展览,充分满足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艺术节特别注重面向青少年群体,推出《小王子》《海·羊》等儿童剧,以及《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昆仑之子》等舞台剧,举办面向青少年的展演展览20余场次,惠及1.5万余名青少年。同时,“天山欢歌和美乡村”等144项群众性文化活动让基层群众成为舞台的主角。

此外,本届文化艺术节还推出“塑说历史记忆,讲好新疆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雕塑展,吸引1万余名群众参观。京剧《红娘》、秦剧《程婴救孤》等传统戏曲与《木卡姆精品荟萃——且比亚特》、吟诵剧《岑参·千树万树梨花开》等剧目,用艺术的形式浸润各族群众心田。

此外,本届文化艺术节还积极探索“文旅融合”新模式,创新开展文创集市进景区、动漫展、美术作品进景区等特色活动,将艺术创作与旅游体验结合,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文艺体验。其中,部分展览和精品演出将持续至5月上旬。

本届文化艺术节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营造浓厚的氛围,更通过艺术形式展现新疆各族儿女团结奋进、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为新疆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今年,我区还将实施一系列直达基层的文艺活动,包括2025年彩票公益金文艺精品剧目全疆巡演项目、“戏曲进乡村”活动、第七届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等大型文艺活动,持续为各族群众带来精彩纷呈的文艺盛宴。

新疆举行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4月21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赵西娅)4月20日,自治区中小学生学习艺术展演暨全国第八屆中小学生学习艺术展演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

展演活动以“绽放艺术风采 激发强国力量”为主题,涵盖了声乐、舞蹈、戏剧(含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12个精心遴选的优秀节目依次登场。舞台上,孩子们用悠扬的歌声、灵动的舞姿和引人入胜的表演,展现了新疆中小学生学习艺术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扎实的艺术功底。

现场,自治区相关部门共同为自治区中小学生学习艺术展演获奖作品个人和集体颁奖。乌鲁木齐市教育局、新疆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等14个地(州、市)及自治区直属学校选送的优秀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部分作品将代表新疆参加全国第八屆中小学生学习艺术展演。

“展演活动为中小学习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的平台。参演过程中,学生们的艺术修养、团队合作精神、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都得到了提高。”新疆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治区中小学生学习艺术展演活动自去年4月开展以来,全区14个地(州、市)、96个县(市、区)、3178所学校组织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现场展演活动,评选出优秀作品268个,其中艺术表演类129个、艺术作品84个、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55篇。各地各学校报送的作品内容丰富、主题鲜明,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昂扬精神风貌,以及全区中小学习积极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生动实践。

《伊吾河穿过群山》

用文学铭刻英雄史诗

日前,新疆作家赵光鸣在接受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采访时,分享了其长篇小说《伊吾河穿过群山》创作背后的艰辛历程,阐述了红色主题在当代文学中的精神价值。

这部小说2021年6月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会同新疆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新疆人民出版社策划推出,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它以独特的文学视角,生动再现了1950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入疆战例——伊吾保卫战。书中既有对碉堡争夺战的工笔细描,也有对西域山川的诗意刻画,厚重的历史感与文学感染力交织成篇。

在创作中,赵光鸣巧妙地从“二连”先遣队刘景德、吴小牛四人小组征购大畜、置办农具的情节切入,将故事自然融入“九二五”通电、新疆和平解放的宏大时代背景之中。

随着故事推进,正反面人物次第登场,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描绘层层展开,矛盾冲突逐步升级,为后续的激烈战斗埋下伏笔。作品通过以小见大与全局性关照相结合的叙事手法,展现出开阔的格局。

谈及创作初衷,赵光鸣表示,此前虽有关于伊吾保卫战纪实,但以长篇小说形式呈现尚属首次。然而,这部作品的诞生并非易事,创作初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史料的匮乏,“当事人大多已离世,留下的只有姓名和籍贯,连一张照片都难寻。”

为了让这部作品更具真实性与感染力,赵光鸣在创作前进行了大量深入的准备工作。他花费

近两个月时间,广泛研读伊吾保卫战的历史资料,深入了解哈密丰富的地理风貌与历史背景,探寻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众多人物的生动事迹。

尽管已年届七旬,赵光鸣仍亲赴伊吾县展开田野调查。在伊吾烈士陵园,他长久凝视墓碑上模糊的名字;在碉堡旧址斑驳的弹痕前,他试图触摸时光深处的枪炮声。为还原战地环境,他多次往返淖毛湖、下马崖等关键地点,甚至冒着风雪登上胜利峰。“对这本书起到点睛作用的,就是我登上伊吾保卫战主要制高点——胜利峰时的顿悟。后来在写作中,很多内容都是自己流着泪写出来的。”赵光鸣回忆道。

小说从开始创作到完成,赵光鸣耗时一年多。在书中,他选择为百余名战士“重建”人生履历。“每个名字背后都有温度。”他如此解释创作理念。

面对“当下为何更需要向年轻人推荐红色书籍”的提问,赵光鸣的回答掷地有声:“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才能明白该往何处去。书里那些20岁上下的战士,和今天的年轻人本是同龄人。他们用生命换来山河无恙,这份精神遗产永远不该被遗忘。”

正如小说尾声部分那句感动无数人的话——“伊吾河水日夜奔流,冲刷着岩石,却冲不走刻在山崖上的名字。”当越来越多的作家以匠心雕琢红色题材,当年轻一代在文学中触摸信仰的力量,英雄史诗便获得了永生。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玛依古丽·艾依提哈孜

赏析

这篇文章以《史记》为切入点,通过文学化的笔触勾勒出和田(古称于阗)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脉络,展现了其作为玉石之路枢纽与文化交融之地的独特地位。以下从内容、结构、语言等方面进行评价:

一、内容深度与历史价值

1. 史料融合与历史视野

文章巧妙串联《史记》《汉书》《大唐西域记》等文献,将张骞凿空西域、佛教东传、玉石朝贡等历史事件编织成网,呈

现和田在汉唐时期的文化枢纽作用。引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等考古发现,赋予历史叙述实证厚度,体现了跨学科视野。

2. 文化符号的挖掘

以“玉石”为核心意象,贯穿政治、经济、宗教多个维度:玉既是朝贡纽带,也是丝路贸易的硬通货,更被赋予“华夏边陲坚韧韧性”的象征意义。佛寺梵音与玉帛之路的并置,凸显了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交织。

二、结构与叙事逻辑

1. 时空交错的框架

采用“《史记》引题——汉使初遇——佛

国演变——古今回响”的脉络,从司马迁的只言片语延伸至清代考古,形成历史纵深。四个章节环环相扣,从地理发现到文化沉淀,逻辑清晰。

2. 虚实相生的叙事

在史实基础上注入合理想象(如汉使捧玉的细节、玉工学纹与未央宫月光的关联),赋予冰冷史料以温度。

三、语言风格与文学性

1. 诗化表达与意象群构建

语言瑰丽凝练,善用隐喻(“两枚温润的玉石叩响风沙”“昆仑雪水滋养传奇”)与通感(“梵音凝固在壁画”“玉髓低语沧桑”),营造出苍茫厚重的美学意